

## 第一回 無情有情陌路弔淡仙 有緣無緣劈空遇金重

詞曰：

薄命似桃花，悲來泥與沙，縱美不堪惜，雖香何足誇。東零西落，知是阿誰家。想到傷情，傷情眉懶畫。祇落數翻惆悵，幾度咨嗟。呀呀，不索怨他。從來國色招人妒，一聽天公斷送咱。

右調《月兒高》

這一曲《月兒高》，單道佳人命薄，紅粉時乖，生了絕代的才色，不能遇金屋之榮，反遭那摧殘之苦。試看從古及今，不世出的佳人，能有幾個得無破敗！昭君色奪三千，不免塞外之塵；貴妃寵隆一國，難逃馬嵬之死。飛燕、合德，何曾令終；西子、貂蟬，徒貽話柄。這真是造化忌盈，豐此嗇彼。所以李易安末年抱怨，朱淑貞晚節傷心，蔡文姬悲笳哀咽，尤為可憐。大抵有了一分顏色，便受一分折磨，賦了一段才情，便增一分孽障。往事休題，即如揚州的小青，才情色性無不第一。嫁了恁般的呆丈夫，也折得勾了。又遇著那般的惡妒婦，生生活活直逼立苦殺了，豈不可傷，豈不可痛！正惟可傷可痛，故感動了這些文人墨士，替他刻文集，編傳奇，留貽不朽，成了個一代佳人。誰人不頌美生憐，那個不聞名歎息！若今小青不遇恁般狠毒的女平章，稍得優遊於小星之列，將愁雲怨雨化為雪月風花，亦何能留傳不朽哉！大都玉不磨不知其堅，檀不焚不知其香，非惟小青為然也。凡天下美女，負才色而生不遇時，皆小青之類也，則皆可與小青並傳不朽。我如今再說一女子，深情美色，冷韻幽香，不減小青。而潦倒風塵，坎坷湖海，似猶過之，真足與小青媲美千秋也。

話說北京有一王員外，雙名兩松，表字子貞。為人淳篤，家計不豐。室人京氏，頗亦賢能。生子王觀，學習儒業。長女翠翹，次女翠雲，年俱妙齡。翠翹生得綽約風流，翠雲則天嬌艷倩。翠翹性喜豪華，翠雲則性甘寧淡。俱通詩賦。翠翹尤喜音律，最癖胡琴。翠雲常諫道：「音樂非閨中事，外人聞之不雅。」翠翹道：「吾非不知，但性喜於彼，不能止也。」嘗為《薄命怨》，譜入胡琴，音韻淒清，聞者淚下。曲終有云：

懷故國兮，歎那參商；悲淪亡兮，玉容何祥。姐妹固寵兮，一朝俱死；東昏不令兮，奉先滅亡。侯門似海兮，蕭郎陌路；失身非類兮，茂林爭光。為郎憔悴兮，及爾同死；離魂情重兮，淺唱低觴。死負父屍兮，生代父死；寵哀紈扇兮，爾生不昌。有始無終兮，悲乎失侶；門前冷落兮，老大誰將。今古紅顏兮，莫不薄命；紅顏薄命兮，莫不斷腸。我本怨人兮，乃為怨曲；誰聞怨曲兮，誰不悲傷！

按下翠翹胡琴之妙，且說里中有一富家秀士，姓金名重，表字千里。胸藏萬卷，學富五車。抱子建七步之才，賦潘安三都之貌。年方弱冠，夢想好逑。聞得翠翹精擅胡琴，且通詩賦，每每思慕道：「何物老嫗生出如許尤物！即使異代他鄉，尚欲求之寤寐，何況當吾身吾里，若不求他一晤，豈不當面錯過！」因多方以伺其出入。

一日清明，王氏合家掃墓，就借此踏青。翠翹同弟王觀、妹翠雲各處閑行。忽行到一個流水溪邊，看見一座累累孤塚，因對王觀道：「兄弟，你看此墳，山黛列眉，樹煙縮髻，甚是幽雅，怎無一人來替他祭掃？」王觀道：「姐姐原來不知，此乃本京第一名妓劉淡仙之墓。他在時才名卓越，傾動一時，後死之日，其鴛母不仁，就要將他委之溝壑。幸遇一遠客，慕名來訪，見他已死，因哭道：『淡仙淡仙，我和你好無緣也。生前既不能親俛色笑，死後收爾骸骨，也不枉了一段因緣。』遂買了一具棺木，備了一副衣裳，將淡仙收葬於此地。這乃無主孤墳，有甚人來替他拜掃。」翠翹聽了歎息道：「可憐可憐。生做萬人妻，死是無夫鬼，紅顏薄命，一至於此。恰好我與你遇見，且上前看那碑記是怎麼寫的。」三人轉過一灣流水，半扇小橋，見四壁藤蘿，一堆古墓。那碑上青苔都已長滿。翠翹上前拂草細看，依稀仿佛，認出是校書劉淡仙墓。因長歎道：「淡仙淡仙，你生前何等繁華，死後怎恁般寂寞。我王翠翹與你才色相親，本該奠你一杯纔好，卻又不曾帶得酒來。也罷，我題詩一首，少致悲情，九泉有知，也不辜我王翠翹一種熱腸也。」因折竹枝，插於墓頂，祝道：「香魂不斷，應解依人。劉淡仙，劉淡仙，我翠翹今日弔你，你須聽者。」乃撮土為香，倒身四拜。拜罷題詩一首道：

色香何處也，憑弔痛心哉。  
明月冷鴛被，暗塵封鏡臺。  
玉雖黃土瘞，名未白雲埋。  
尚有如灑酒，無人奠一杯。

翠翹題罷，淒然淚下，情殊不勝。翠雲、王觀道：「姐姐好沒來由，我與你行春到此，遣興陶情，為甚朝著古墓下淚？又非親知故舊，也忒殺情深了。」翠翹道：「妹子、兄弟不是這般說，紅顏無主，從古皆然。這劉淡仙生來難道就是妓女！也是事到其間，落了火坑。前船後船，安知你我不是他再來人。況人生在世，這生老病死是躲不過的。而最可憐者，無如美人。你看古來那些女子，如西施，如貴妃，能有幾個得善始善終的。思及於此，不覺睹物傷情，心灰腸斷耳。」王觀道：「姐姐好笑，一發講遠了。此乃荒墓，陰氣凝重，不宜久坐，去了吧。」翠翹道：「既要去，待我辭了淡仙再行。」復向墓前囑道：「淡仙淡仙，我要去了。你若有知，顯個靈兒我看，也不負了我王翠翹這段情癡。」言未畢，祇見墓後捲起一道西風。悲淒慘淡，嗚咽哀號，山搖水沸，樹振草嘯。忽喇喇金戈鐵馬，昏慘慘天暗雲淡，急不能睜睛定眼。王觀與翠雲甚是驚慌。那風捲到翠翹身邊，周身三匝，倏然而散。翠翹道：「淡仙是好陰靈也，果然不負我王翠翹的知己。」王觀、翠雲一齊道：「我說這裏陰氣重，早些去，祇管戀著這墳咕咕噥噥，這陣風好不怕人。還不去，還要在這裏做甚麼！」翠翹笑道：「那不是風，是劉淡仙顯靈與我看，我還要題詩謝他方去哩。」王觀道：「他死也不知死了多少年，若恁般靈應，他倒成菩薩了。」翠翹道：「死者軀殼，不死者精神，精神千古猶存。你讀書人豈不知『骨化形銷，丹誠不泯，因風委露，猶託清塵』的說話？你不信，我替你跟那風看來蹤去跡，定有影響。」王觀道：「我是不信，大家也尋一尋看。」祇見蒼苔上一路半明不滅的展印，自西而東，隱隱約約，到墓而滅。王觀、翠雲看了，方纔駭然，急催翠翹起身。翠翹道：「莫忙，如此靈感英魂，我還要做首詩辭他方去哩。」遂取頭上釵兒，將弔詩並慰詩都刺於樹皮上道：

西風何忽起，陣陣使人哀。

慘切如含怨，淒清似有懷。

乘鸞疑乍去，跨鶴訝重來。

不斷香魂處，蒼蒼屐印苔。

翠翹刺畢，尚留連不捨。忽見一書生，飄巾彩服，騎馬遠遠而來。王觀認得是窗友金重，不知他有意跟尋到此，恐怕撞見，忙對翠翹道：「金家哥哥來了，快些迴避。」翠翹聽了，急抬眼，已看見那金生風流倜儻，雅致翩躚，乘馬將到墓前，因與翠雲斂跡墓後。那金生走到墓前下了馬，見王觀祇作無心，反說道：「海望兄，為何也在這裏？我慕劉淡仙高致，到此一遊，不想遇著仁兄。適纔二位女客，是甚親眷？」王觀道：「就是家姐。」金生道：「原來是令姐。通家兄弟，沒有個不接見之禮，煩兄通報，小弟候見。」王觀辭之不得，祇得到墓後對翠翹、翠雲說。金重隨步跟來，翠翹避之不得，遂同妹相見金生。致恭而退。但見翠翹眉細而長，眼光而溜，容如秋月，色似桃花，逸致翩躚，鴻驚龍遊，不足喻也。翠雲精神靜正，容貌端莊，明眸皓齒之外，別有一種丰采。未可以模擬得也。金生神為色奪，暗暗銷魂道：「這相思索害也。」又暗暗立誓道：「我不得二女為妻，終身不娶矣。」因礙著王觀，不好久留，祇得辭別先行。王員外亦著人來接翹、雲上轎回家。

到了家裏，翠翹與翠雲道：「這金生倒也有趣，怎麼也曉得去弔劉淡仙？」翠雲道：「祇怕不是弔淡仙，還是來看二喬。」翠翹道：「這也想當然，但我看那生風流倜儻，大雅不群，自是士人中俊彥。」翠雲道：「姐姐既看得中意，何不贅了他，帶挈小妹也風光風光。」翠翹道：「男子生而有室，女子生而有家，雖是少不得的，但姻緣前定，婚姻牒不是摩尼珠，怎能必得來。今日我替你同遇他，知道是我的姻緣，還是你的姻緣？則索聽那月中人主張。若論此生舉止端詳，若非金馬客，定是翰林才，你姐姐德涼相薄，祇恐承受他不起。我看妹妹福德勝我十倍，可稱美對。且此生既見你我，定尋奇計相晤，你我當以正遇之。蓋女人之身，重之則太山，輕之則鴻毛。白壁青蠅，關係終身，不可不慎也。」翠雲道：「姐姐也忒沾枝帶葉，我不曾說得一句，姐姐便縛頭縛腳講了一篇。」翠翹道：「我是正經話，妹妹怎生倒恁般說，你難道不要嫁丈夫？」翠雲把臉一紅，走去睡了。正是：

難將我意同他意，

未必他心似我心。

不知翠翹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